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九回 江山故宅空文藻

貓捉老鼠玩完了，兩人回到飛雲梭上。衣紅眉飛色舞地講著她如何安排陷阱，如何改變策略，最後終於將周不倒扳倒了。文祥靜靜地聽著，有點不以為然，用這種陰謀算不上光明正大。但是他也不能否認，如果不是衣紅這種手段，以周不倒的破壞力，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衝擊絕對是既深且遠的。再說，如果不是自己錄下影音，後果也不堪想像。

他不好多說，又不能不表示關心，便說：「可是這也只做了一半，還有一半工作沒有完成呢！」

「你是指節約能源的法案？急什麼？一步一步來嘛，這種大事，一定要多掌握幾位議員，才能一次竟功。」

「妳憑什麼說已經掌握了周議士？」

「簡單，在恩威並用、損益兼施下，人沒有不就範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有這麼簡單。」

衣紅嘴一撇，說：「我就知道，剛才我那麼危險，你不拖到最後就不出手！」

文祥忙解釋道：「這不能怪我，文娃一直說多拖一會，好採證齊全。」

衣紅不悅，道：「採證重要，我的死活就不重要？你和王博士一樣嘛，一點都不懂憐香惜玉！」

文祥急道：「如果不是這段錄影，妳控制得住周議士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是另一回事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要我怎麼辦？聽妳的，還是聽文娃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是聽我的！快向我道歉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樣嚴重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！否則……」

文祥說：「好的，我道歉！」

衣紅說：「要認真地跟我說，你錯了！」

文祥誠心誠意地說：「我錯了！」

衣紅眼睛一瞪，說：「你錯了？錯在哪裡？」

文祥見衣紅笑容未斂，知道是在作弄他，便說：「我錯在認識妳！」

衣娃與文娃同聲問道：「難道這就是人性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是在開玩笑。」

衣紅卻說：「我可不是開玩笑，沒錯，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！人與機器不同，機器是有規律的。你要用人時，不可以像對機器一樣，下達指令就了事了。人心裡頭有很多暗礁，水流一遇到暗礁，往往會激起不可預測的漩渦。但是如果從上游開始掌握，任水下流，你就會發現，河水最後總會回歸大海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怎麼對人性瞭解得這樣深？」

衣紅說：「學而時習之呀！我以前看了不少書，現在開始印證，慢慢就瞭解了。」

文祥有點不服氣，說：「妳真的瞭解我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噯！我是指普通人的的人性，你已經接近神了。」

文祥忙謙虛地說：「不敢當，不能這樣說。」

衣紅說：「真的，這世界有一百億人，電腦當局選了你，當然代表你與眾不同。」

文祥心裡非常受用，卻說：「其實這只是機會，我和別人沒有什麼分別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必太謙虛，我們努力歸努力，事實歸事實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只是覺得努力還不夠。」

衣紅笑了，說：「怎麼樣？我總算瞭解你吧？」

文祥忙說：「及格了！」

衣紅哈哈大笑說：「及格了？我已經乘船從你的源頭一直走到海裡了。」

文祥一想，果然上了衣紅的賊船，半晌作聲不得。

正在這時，面前出現一幕光影，是千奇和百怪。文祥正好樂得下台：「你們現在在哪裡？不是說要去加勒比海嗎？」

千奇說：「我們現在就在加勒比海，可是計劃改變了，剛才我們接到總部通知，說得到議會授權，要我們去中國支援你們。聽說這件事很重要，可能牽涉到政策上的變革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文祥說：「說來話長，」他指著衣紅，向二人說：「衣紅你們記得吧？」

千奇笑著說：「記得？當局告訴我們，這次如果不是衣紅，我們麻煩大了。」

衣紅聽了很是受用：「真的？當局為什麼要跟你們講？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說得不清不楚！妳已經成為全世界特遣隊的偶像了！」

衣紅笑得好不開心：「我看還早哩！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這次說對了，是真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，就有了一個人，他恨我入骨。」

百怪怒道：「有這種事？讓我老怪斬了他！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那不行，我還不想讓他死。」

文祥忙插口說：「你們來了幾個人？」

百怪說：「那個待會再說！衣紅，快告訴我，那妳要怎麼樣？一句話！」

衣紅瞄了文祥一眼，說：「算了吧，先饒他一次，下不為例。」

千奇看出了端倪，說：「大家都很忙，不能分身。黑老大叫我問你們，如果就我們兩個人來，夠不夠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夠了。」

百怪說：「文祥，你的佛珠給我看看。」

文祥依言舉起右腕，百怪笑道：「我猜是情關過了把？」

文祥點頭說：「還有十關。」

百怪高興地說：「恭喜，我現在放心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你放什麼心？」

百怪說：「至少我知道你不會變成同性戀了。」

千奇又問：「我們來北京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還不知道該去哪裡，請等一下，我要先查明大法王在哪裡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剛才查過了，大法王連遭打擊，正打算從中國地區撤退。目前大法王和他的人員都在海南島的五指山上。這裡是下午四點，一個半鐘頭後，我們在南端的三亞見面，今晚夜襲最理想。」

千奇說：「行！我們現在在海地，坐垂直梭二十分鐘就到了，回頭見。」

飛雲梭上一應飲食俱全，兩人進了點飲料點心，風塵僕僕，又直接飛往海南。文祥體恤地說：「累不累？這樣飛來飛去，辛苦妳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辛苦？常言說得好，冷茶冷飯好吃，冷言冷語難受！」

文祥一肚子委屈，總算有機會一吐為快：「誰敢給妳冷言冷語？這一陣子，只有妳嘲笑我的分！」

衣紅嘿嘿笑道：「你看！我對妳多好？幫妳把心底話都掏出來了！」

文祥才知道又上當了，急得滿臉通紅。衣紅一側身，倒在他的肩頭，輕輕地說：「你是佛陀腦袋上能容蒼蠅，讓讓妳嘛！」

一下子是晴，一下子又雨，一會兒起風，一會兒大雪。文祥心中百味雜陳，頸子旁邊一個不老實的小腦袋瓜在那裡鑽來鑽去，又酥又癢。這算什麼呢？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是煩惱，換個角度，又是人生莫大的享受。文祥撫摩著她的秀髮，說：「只要妳把我當佛陀就好，儘量爬吧！」

衣紅坐正了，說：「我不爬了，布袋和尚說，狗屎是佛！」

海南島位於中國的最南端，在北緯二十度以下，是典型的熱帶海洋氣候。這裡光照充足，農作物一年三熟，物產相當豐饒。二十世紀末，在開放的大潮下，海南的經濟政策轉趨靈活，吸引了不少的外資，不久就成為經濟發展的樣板。

三亞有一位奇人楚平生，他是該地特遣隊的負責人。楚平生原籍台灣，世代務農，他父親拜台灣政府「耕者有其田」的政策，有了自己的土地。到了他這一代，剛好遇到經濟飛躍時期，農地重劃成建地。他把土地賣掉，得了一大筆錢，轉營農產品加工以及一些輕工業，頗為成功。

台灣原為中國的一部分，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時割讓給日本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收回。可是當時中國內亂，無暇顧及離島。到了一九四九年，國民政府敗退台灣，中國改由共產黨執政。一直到本世紀初，台灣都與中國處於對立狀態。

人間的悲劇皆來自愚昧無知，而這正是人性由生命現象跨入宇宙認知的重要橋樑。悲劇只是針對個人感受而言，對宇宙進化則是必經的途徑。正如嬰兒在母親陣痛下催生，否則誰不願無憂無慮地，永生待在於子宮裡？

人類文明就是人類生活的記錄，也是自然進化到昇華的佐證。「文明」是靜態的，以文明作為動態的變化認知時，便稱為「文化」。不論文明、文化，沒有安定的生活，人不可能有專心記述的機緣；再若沒有深刻的體驗，便無延續價值的內涵；此外，沒有適當的環境和條件，就算有了記錄，難以保存和傳衍，有也等於無。

所有的文明都發源於河谷平原，那裡有豐盛的水草，生活安定富足。居民世代面對重複循環的變化，最能適應的人往往就能成功地生存。然而，文明的進程並非以「人種」為主體，而是以地緣為重心。人種來來去去，在一個生存條件優渥的地緣上，不斷地留下他們的足跡。這些足跡就是人類文明，能解讀這些足跡就能透視時空，進而瞭解宇宙進化，得到智慧。

那麼，地緣又是什麼呢？當然是指在地球上，基於地球物理條件所衍生的各種自然環境。其中包括了空間因素如地形、地勢和位置等條件，以及隨著時間變化的氣候，各種天然資源、人文狀況的消滅、增長等。

自然環境在地形上比較明顯，空間大規模就大；地勢上則視有無水土或攻防之利；位置是能量聚集的場，任何一種文明的產生與滅亡，都脫離不了這些因素。

在時序上，古人在自然環境中，從無到有，發現了四時有序的規律，並能利用及配合這種規律，發展出賴以生存的農業。農業是穩定的力量，但因受限於地緣條件，一地生產的物質難以滿足人們多元化的需求，於是運有輸無的商業相應而生。商業是溝通的管道，擴大了人類的認知經驗，也促成各種文明的混合與動態文化的「灰化」。

文明的混合有利有弊，但灰化則是某種文化敗亡的徵兆。最容易灰化的是語言，因為語言全靠聲音傳承，聲音是動態的，隨著各種條件不斷改變。一種語言一旦灰化了，即代表該語言不復存在，歷史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夠經久而不變。

再其次是觀念，那是存在於思維中的一種網絡狀態，源於觀察者對觀察「對象」之本體及其功能的認知而產生。由於沒有兩個人有絕對相同的認知，交流的結果，個人的觀念也隨時隨地在改變。不過觀念雖然常變，卻永遠離不開對象的體用，因而觀念很難灰化、容易混合。最原始的觀念就算有錯誤，也是有跡可循；而混合的認知，可能是正面的開拓，乃致另起爐灶，但也可能終於亂數。

中華文化的源頭在黃土高原，遠離海洋，是世界上僅存的古文明，也是唯一的非臨海三角洲文明。其他諸如中東的兩河文明、尼羅河文明等，早已受到海權興盛的影響，在文明體制尚未穩固時，就被外力侵略同化，喪失了原有的機能。

黃土高原最大的特色是，北溫帶的穩定氣候，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各有景觀。老祖先觀天察地，發現萬變不離其宗——不外動靜而已。但是在層層的動靜之下，又有各種規律的組合。經過一代一代的努力，終於被設計成一種中性符號，即「八卦」。

八卦其實是八種自然性質分類的觀念，這種純抽象的分類觀，正是人類邁向抽象思維的第一步。早期的中國人利用這種分類的排列組合，作為預測事物變化的表徵。利用占卜的方法大量搜證，而統計分析的結果，頗多與事實相吻合的實例。人們以事物形象的分類記載占卜的結果，象形文字由是而生。

及後，人的認知逐漸累積擴展，文字的代表性更趨完整。對中國人而言，占卜是一種理解規律的法則，因此文字亦以表達理解的規律為特色。於是《連山易》、《歸藏易》及《周易》產生了，因為有「易」的規律，能夠解釋各種玄秘未知的現象及因果，因此，早期中國人成為少有的無宗教民族，中華文化也成為無宗教色彩的文化。

中國文字側重表達規律，故不重視發音，幾千年以降，中國人「同文同種」的認知，就是未受到語音灰化的正面結果。其他文明則不然，若是語言與文字同軌，一旦語言灰化了，則文字亦不復存在，文字不存，文明就此頹圮。

由於「易」道，中國人早就相信宇宙中有一定的法則和道理。三千年前，老子在無意中留下的《道德經》中，第一章就指明：

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

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

「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，常有欲，以觀其微。

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

宇宙既存在由無到有的真實，人只要無欲不私，就可以順性而為，直達玄妙之門。此即人生之「道」，奉行者稱為「道家」。這種順應自然規律的態度，是智慧最真實的本質，經過幾千年的薰染陶冶，早成為中國人根本的稟性。

周易根據八卦的組合衍為六十四卦，周文王著《彖辭》，孔子著《十翼》，作為一種人生事務的規律。這種規律實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上，便有了「儒家」。

瞭解了自然之「天道」，又實現了人世的「人道」。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之際，觀念完整，認知明晰，諸子百家競相爭鳴，人稱文化盛世。及至漢朝，印度的佛教傳入，專談人與「心」的關係。中國人發現那正是天與人之間、中國文化未曾觸及的一塊淨土，

於是又將佛理吸收融合。到了宋代，在宗教上出現了禪宗，而在認知上遂有了理學。

當中國滿足於道釋儒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學之際，中國人對人生的認知，已經進入一個冬眠的繭殼。人存在於天、地、人的環境中，「天」指的是規律，「地」為因規律而生成的各種現象，「人」則是體會認知這些現象的樞紐。

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？在二十世紀初期，西方人說是髮辮、飲食、鴉片煙。當然那是白種民族優越心理下的補償，但是中國人自己也好不到哪裡，在一九九八年以前，在中國十幾億人口中，就沒有一個人能明白說出，什麼是中華文化！

中華文化當然是指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在中華土地上孕育出來的人，將其對生命的認知與意義，以適切的文字記載，使傳之久遠，用以指引後代子孫，藉溫故以知新，進一步行向康莊大道，邁向宇宙進化的終極目標！

因此，「中華文化」可以定義為：「在『中華』這塊土地上的一代代人民，以『文』字記載其認知，用以『化』育後裔的一種內涵。」

不幸的是，當中國人滿足於「盡善盡美」的中華文化時，其他地區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場新的進化風暴，一種物質文明，在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下誕生了。

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（法文意為「再生運動」），是種自發性、無組織的過程。中世紀初期，歐洲長期在古希臘及羅馬文化影響下，生存崇尚自由；生命依賴理性思維；生活則追求美與善。自基督文明興起後，羅馬教會聯合各地貴族，實施領土世襲、階級分割的封建制度。在這種制度下，貴族親親戚戚為貴族，奴隸世世代代為奴隸。不僅導致人民生存的平等，又造成了生命的桎梏，最終必然引起生活的困苦。

十四世紀時，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，貴族間權利鬥爭激烈。佩脫拉克是位詩人，他被鬥敗，喪失了貴族頭銜，因而流浪各地，記述了一些當時的狀況，因而引發了新的省思。當時的奴隸不能接受教育，當然不可能表達他們的心聲。但那些已不是貴族的知識份子終於發現，有些人生活在不是人類所應有的環境中。

最先呈現出這種反思的，是詩人及畫家的作品，詩人用語言及文字揭示了人性深處的吶喊；畫家則用色彩直接勾勒出他們眼中的真實人生。詩人及畫家是介於貴族和奴隸之間的一種邊緣族群。貴族需要他們，以粉飾奢華的生活，他們卻只持有奴隸地位，永生在兩個世界中遊走。

然而，春天終有到來的時刻，當詩歌、繪畫透露了些許訊息時，隨著航海術的精進，通商又擴大了歐洲人的視野。進一步，工業的種子也在萌芽，中產階級大量興起。他們也曾是貴族，卻將農地改建成工廠，農奴變成了工人。他們或許喪失了貴族的身分，卻經常是貴族的上賓。因為貴族階級揮霍無度，寅支卯糧，不得不把土地質押給這些中產階級商人，以便維持他們耽樂的生活水準。

於是商人成了新貴族，他們更重視生活素質，要求名畫家為他們作畫，希望享受優雅的詩歌、音樂盛宴。但是封建制度是為貴族設計的，生活享受是封建貴族的禁臠。貴族或能容許商人趾高氣揚，卻禁止他們分享禁臠。

鬥爭的結果，連宗教也捲入了，商人為所欲為，甚至可以購買贖罪券，有了錢便可在天堂中繼續享受。於是天主教分裂出了新教，梵蒂岡的力量式微，貴族節節敗退。法國大革命後，貴族全面崩潰，掀開了西方重商主義的新頁，奠定了物質文明的基礎。

重商主義只是泛稱，直到亞當·史密斯的《國富論》與大衛·李嘉圖的《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》問世後，資本主義才逐漸成形。在利欲的前導下，工業與資本成為兩把尖刀，立竿見影的物質效應即刻席捲天下，整個歐洲都投入了這場戰役。

資本主義是進取的，透過航海的擴張，開始了全球人民的浩劫。非洲人變成了勞動力的奴隸，亞洲人則成為待宰的牲畜。最後連歐洲人自己都成為急待解放的族群，藉著民主自由的口號，暫時宣洩了人性的壓力，同時也失落了人類的心靈。

資本集中了，生產蓬勃了，但是享受者只是極少數最頂層的資本家。能量失衡，分配就不均，分配不均，人因不平而鳴。第一個鳴聲來自共產主義，很快就在俄國站住了腳跟。甫進入二十世紀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陣營的角力，成為世紀風暴的動力。

由於全球資源的分配早就在工業先進國的掌握中，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只能誘使落後貧窮的國家遵從奉行。然而馬克思所未及見的，是二十世紀正好是知識爆炸的時代，真正的資源是知識，而非地底蓄藏的煤礦。

資本主義的信徒先一步釋放了知識能，勞力生產的結構迅速改變，資本的性質不再局限於「資金」。另一方面，共產主義卻浪費了過多的時間及精力，仍未能將人性需求物質的本質克服，徒然為反對而反對，最後迷失在自我鬥爭的漩渦中。

於是，接近世紀的末期，資本陣營在修正後穩定了，以經濟自由、政治民主為號召，全力追求生產消費的成長。共產世界則剛剛相反，他們追求的是公正平等，但因違反人性的私慾，故必須緊縮嚴控，強調意識型態的鬥爭。不幸，物慾的需求有如洩地的水銀，隨著與知識共同成長的傳播媒體，簡直是無孔不入。終於，共產主義也面臨改變的壓力，不幸卻找不到新的方向，唯一可行的，正是敵人輻重車所遺留下來的軌軌。

中國當然不能自免於這場風暴，不幸的是，在中華文化的薰陶下，完美代表了停滯。中國被稱為睡獅，要搖醒睡獅並不困難，難在如何讓醒後的猛獸尚能維持靈慧的頭腦。更不幸，在醒後第一口囫圇下肚的，不是急需的養分，反而是時代的排洩物。中國就此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怪獸，一直搖搖晃晃，沒有辦法站穩。

在天地人三才結構中，如果把「地」修正為物質，則天地人的關係更能符合人生真實。物質文明本為人生真實的一部分，只是在知識尚未普及之前，人不可能有普遍的智慧，沒有智慧，人就會迷失在物慾的醉鄉中，不能回歸本體。

物極必反，在二十世紀初，中國興起所謂的「五四運動」，為了救國強種，決定全面向西方靠攏，徹底揚棄中華文化的根本。一批知識份子在一知半解下，貿然引進了「科學」、「民主」，採用「白話文」，心甘情願地騎上了世紀彗星的尾巴。

在每個人都有不同解讀的情況下，在上者個個自以為是民族救星。中國人民卻飽受了三十多年的內亂及外患。最後，共產黨以二萬人起家，在幾個月內蠶食鯨吞，把國民政府的數百萬大軍逼到台灣。

自四〇年代後，中國表面上是安定了，只是仍未找到應行的方向，仍然搖搖擺擺。水清無魚，自七〇年代起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先生發現，意識型態是無止境的戰場，不如放在一邊，轉以國家力量為優先，因而進入改革開放階段。

而台灣自六〇年代就開始了現代化的腳步，走的是西方半開放式自由經濟路線，以及政黨式民主政治。在美國的協助下，地小人稠的寶島以一種來料加工的生存方式，憑著人民的刻苦耐勞，省吃儉用，二十載含辛茹苦，終於博得了衣食父母的信賴，由當初的「被獵食」者一舉邁入「掠食獸」的陣營，而被戲稱為一條「小龍」。

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，國力穩定了，就注目於國家領土完整的歷史使命。首先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了香港回歸的大業。那是百年前大英帝國強迫中國人吸食鴉片，中國反抗無力，賠款割地所遺留的傷痕。緊接著又於一九九九年從葡萄牙手裡收回澳門，自後便將全部精力放在台灣問題上。

面對中國的回歸呼籲，多年交惡的骨肉，必然不免尷尬的感受。首先是大陸已經揚棄了正統的中華文化，其次台灣經過幾十年的西化，早已用「利」取代了「義」，以「私」替換了「公」。國家民族觀念蕩然無存，上焉者以錢賺錢；中等人以能力賺錢；無能無力者或偷或搶，人人金錢至上！有了錢就效法猶太人，四海為家。

因此一聽到回歸，台灣內部立時分裂成三個集團，認為賺的錢還不夠多，享受得還太少，力求保持現狀的佔大多數。而懷抱理想、要求獨立成為開國元老的，或者是響應回歸，認祖歸宗的，則平分了剩餘的一小半。

對已經屈辱了數百年的中國人來說，孰可忍？孰不可忍？拖下去是有負子孫，讓台灣獨立則相當於亡國絕種！於是中國訂定了策略，第一步是全面封鎖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，雙方各投下近百億美元的凱子外交。實際上這也算得上是一種投機性慈善行為，但在一九九九年，由於經濟不景氣，雙方遂私下協議熄火。

其次是以商圍政，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台灣的企業到大陸設廠。當時正值台灣工業轉型期，勞力、市場、資金都呈現出失衡的狀況，移師大陸，正好解決雙方的需求。但是台灣當局在媚日派的主導下，喊出了「戒急用忍」的口號，導致雙方關係倒退。甚至祭出了各種「南向政策」、「西進政策」、「兩國論」……總之，只要能擺脫大陸的影響，簡直無所不用其極。

這也是一種人性的反應，所謂「鄰居交惡靠拳頭，夫妻反目用刀口。」大人鬥氣，子女受氣。在大陸，很少人把台灣當一回事；但在台灣，「妾身未卜」，人人心知肚明，獨立毫無可能，投降又非所願。於是產生了一種逃避心理，將人們瘋狂地驅向股票市場、賭場，只求麻醉於一時。再若能大撈一筆，就隨時準備到外國做寓公。

中國對台的最後一個策略，是改變美國人庇護台灣的態度，先以戰爭威脅，再以和談號召。美國基於龐大的商機，終於逼迫台灣走上了談判桌。一九九八年，一場歷史性階段任務的「辜汪會議」，落下了中國人悲劇命運的大幕。但是，中國的統一大業則尚須等到二〇〇二年才露出曙光。

楚平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，是忠君愛國的標準信徒，當台灣政府喊出南下、西進時，他義無反顧地，把大兒子楚一功送到印尼經營木材；二兒子楚二名派赴泰國做食品加工；三兒子楚三利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負責進出口，四兒子楚四祿則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去生產五金器材。

料不到一九九八年，東南亞泡沫經濟崩盤，除了四祿還在苦苦撐持外，一功遇到反華暴動，家被燒了，木材開採權被收回；二名完全破產，血本無歸；三利又遇到總理馬哈地與副手安華交惡，外匯全面管制，事業陷入危機。

楚平生鎮守台灣，真是如坐針氈，一日三驚。更糟的是，他的股票跌停，最後終於週轉不靈，宣告破產。

破產不過是一種經濟制度的遊戲規則，卻不為台灣的黑道所認同。楚平生的一個工廠有點債務糾紛，破產後黑道上門，認定楚平生賴債。幾經談判，楚平生實在沒有能力償還。最後黑道派人到菲律賓將四祿綁架了，以撕票告終。

為了逃避黑道的追殺，楚平生隻身遁往海南，在英州鎮開了一家小吃店，隱姓埋名，苟顏偷生。歷經時代的變革，現在的楚平生已經是九十高齡的人瑞了，藉著養生手術，他看上去不過四十來歲，仍是一副精明幹練的模樣。

幾十年來他一直獨居，唯一的興趣是釣魚。一有空，他就到「天涯海角」附近海釣。說也奇怪，左右鄰居從來沒有見過他釣回一條魚來。

他店裡有個叫史成威的伙計，還有三個生化人幫忙。由於他待史成威如同己出，史也感戴於心，總希望有所回報。

有一天，他在「天涯海角」附近的一處亂石崗邊釣魚，被史成威看到了，史便買了一條活魚，穿上潛水衣，潛到水裡，打算把魚掛到楚平生的釣鉤上。

那日崗上釣客不多，等史成威找到楚平生的浮標，再循線找尋魚鉤時，不禁大吃一驚。原來釣竿上沒有魚鉤，線的末端只是一塊小石頭。

史成威決定開個玩笑，便把魚繫在線上。誰知楚平生一任浮標沉到水底，仍然靜靜地坐在那裡。

史成威耗不下去了，他游近楚平生，劈頭便問：「老闆，您在釣魚嗎？」

楚平生由回憶中轉回，一見是史成威，說：「喔！是你！你在潛水？」

「老闆，您的浮標沉下去了。」

楚平生看了一眼，說：「讓它沉吧，不要管它。」

「那魚怎麼釣得上來呢？」

「唉！魚也有家有小，你忍心破壞牠的幸福嗎？」

「可是，我們餐館裡不也供應活魚嗎？難道那些魚沒有家小？」

「是呀！你說的沒錯！」楚平生立作決斷：「以後不賣活魚就是了。」

「可是死魚原先也是活魚呀！」

「簡單，不賣魚，也不賣肉了，改開素食館。」

史成威沒想到會落到這個結局，他是個饕餮客，吃素等於要他的命，他反駁說：「您怎麼能說植物沒有家小呢？」

楚平生幡然醒悟，興奮地握住史成威的雙手，誠懇地說：「謝謝你，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。我來這裡真正的目的不是釣魚，我一直在想，今後漫長的歲月，我該怎麼辦？就在這一刻，我終於想通了。」

史成威受寵若驚，說：「您想通了什麼？」

「我的那間小店讓你經營，我打算做義工去。」

「義工？什麼義工？」

如此這般，楚平生便參加了特遣隊，成為當地的負責人。

文祥和衣紅一到約定地，楚平生就出現在兩人面前，他伸出手來，對文祥說：「在下楚平生，歡迎文先生光臨。」

從他的手勢中，文祥知道是所謂的「自己人」。這次文娃學乖了，主動解釋說：「沒錯，他是此地的小組長，今後一律由我們來確認，以免有誤。」

文祥又介紹衣紅，說：「這位是衣紅小姐。」

「我知道，久仰大名了。您比我們看到的影音年輕得多！」楚平生說。

衣紅大方地伸出手來，一握之下，才發現此人手勁特大，連忙把手縮回去。

楚平生問：「怎麼？是不是我太過熱情，用力太大？」

衣紅紅了臉，笑說：「不是！以後找機會再比劃吧！」

楚平生帶著二人走到海邊，這裡的海灘是開放的，屬於電腦城的一部分，海南又是國際觀光勝地，遊客甚多。這時已是黃昏時刻，但熱帶的太陽經常流連不去，尚自斜掛西邊。楚平生找了一個較為隱僻的陽傘雅坐，三人坐了下來。

由於電離罩的關係，太陽和煦而不強烈，沙是溫的，海水也經過調節，並不寒冷。嬉水的大多是年輕人，躺在沙灘上的男男女女也都攜帶著手提式虛擬實境器，在太陽底下繼續做白日大夢！

楚平生四下張望了一會，確定沒有問題，又開啟了音障。這才說：「我們一定要小心，他們的勢力太大，老漢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，世事也看了不少，從來沒見過像他們這麼嚴格的組織。」

「老漢？你多大歲數了？」文祥問。

「我猜有八十五、六歲吧？」衣紅肯定地說。

「姑娘真有眼力，我今年九十。」

「九十？」衣紅大為失望，她喜歡向未知挑戰，近來又頗有心得。

「妳怎麼看出來的？」文祥不解。

「他自稱老漢，一定在六十以上，外表看來只有四十，當然是動過手術。人想留住青春，卻難免受意識型態的影響。好吃懶做的人希望永遠二十歲；要維持身份的人便停留在五十歲；喜歡做事的人傾向於四十。楚先生參加特遣隊，當然是個做事的人，問題在真實歲數是多少。這一點，由剛才的握手過程中，我猜起碼在八十歲以上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力道不好控制，難免會多用點力量。」

楚平生大表佩服，說：「姑娘一定學過心理學！」

文祥笑說：「豈止！她還學過陰謀學、坑人學，小心哪天你得罪了她！」

楚平生連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

衣紅也笑道：「楚先生第一個不敢是真的，第二個是假的！」

楚平生詫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說第一個不敢時，沒有細想；說第二個時，心裡在想『哼！憑她？我一拳就把她打倒了，我有什麼不敢的！』」

大家說笑了一會，談起正事，才知道大法王藉著宗教的團結力量，將這一帶的信徒組織成一個堅強無匹的團體。三亞是個海港，法王的集團擁有多項航運事業。在這個時代，人人享樂至上，想賺幾個額外貝幣的人如同鳳毛麟角，所以規模始終有限。

大法王本人率領著一干嘍囉，住在五指山下一個高級社區中。遠在電腦城成立之前，他已將整個社區買下，裝置了各種安全設施，任何人只要一接近該區，立刻有警衛出現，將閒人驅離。

楚平生感慨地說：「想當年在台灣，人民民主素養不足，政府為了控制選舉，最初拉攏黑道及地方勢力。到後來黑道及金權坐大，政府再來掃黑。有一次，一位高層官員到我們那裡參觀。他對我說：『我們政府為了人民的福祉，一定會根除黑道！』」

「我本來不想說什麼，但他越說越來勁，不但用大帽子壓迫我們配合，而且自命為千古第一英雄。我忍不住了，問他說：『你這個政府官員能做一輩子嗎？還不是人在政在，人去政亡？可是黑道已經成了氣候，他們可是終身職，你來，他去；你去，他來。結果呢？你們當官的成了英雄，我們老百姓成了夾心餅乾，兩面不是人！』」

「他火大了，說：『如今黑道泛濫成災，就是你們這種人姑息養奸的結果！』」

「我說：『或許吧，我只知道黑道存在了幾千年，從來沒有改朝換代過！他們講究信義，堂有堂口，幫有幫規。可是我們偉大的政府始亂之，終棄之，江南案件就是個例子！現在借著民怨，要把所有的龍頭老大關起來，美其名為掃黑。我可以在此預言，原先黑道還堅持一定的原則，替政府約束一些法外之瘤。等這種有約束力的組織一瓦解，小嘍囉失去管頭，四處流竄，勢將無惡不作，抓不勝抓！』」

「當然他不會聽我的，而我的預言不幸成真，連自己都成了受害者。我逃到這裡來，就是為了遠離那犯罪率日益高升的罪惡世界。」

「老實說，法王的團體比起我所知道的黑社會要有組織得多。我今天只是向兩位建議，最好不要學台灣那種『摘豆莢』的掃黑方法。大法王還在時，有頭有臉，有名有姓，出了事總有個頭緒。等把大法王除掉了，組織一亂，下面的人失去了約束力，將無惡不作，等於是讓癌症擴散，到時就麻煩了。」

文祥大開茅塞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有理！有理！那依你之見，該如何呢？」

楚平生說：「我不知道大法王又幹了什麼壞事，但是我敢說他從來沒有安分過。不安分並不是過錯，更何況安分的人也會犯錯。再說，不安分的人犯了錯一看就知道，安分的人犯錯卻是無跡可尋。問題在所犯的錯誤別人能不能忍受，會不會被人發現。人要生存就得補充營養，可是別忘了，吃飽喝足了，如果不把多餘的排洩出來，人就會生病。而人所排洩出來的，對其他人的生命說來，可能是種災害，也可能是營養。我認為大法王的事，要看他犯的錯誤有多嚴重而定。」

衣紅說：「他要推翻電腦當局！」

楚平生吃了一驚：「可能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管可不可能，這是他終生的職志！」

這下子楚平生無話可說了，他想了半天，時而搖頭，時而點頭。最後他長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不安分到這個地步，我棄權，你們兩位作主罷！」

衣紅詫問：「這有什麼為難的？要考慮那麼久？」

楚平生說：「兩位有所不知，我是上一個時代的過來人，那個時代剛好是『造反有理，叛國無罪』的巔峰期。因為美國拜物質文明之賜，成為二十世紀的超級強權。而大部分美國人民的上一兩代，多多少少都曾遭受政治迫害。因此他們強調自由平等，尤其喜歡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這種價值標準。」

「台灣是喝美國奶水長大的，所以上下一心，除了沒有舉行公民自決，投效星條旗之外，老大哥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無一不是我們效法的榜樣。當中國在一九八九年發生『六四事件』時，我曾舉雙手歡呼過，甚至希望中國馬上崩潰。所以我一聽到大法王要推翻電腦當局時，第一個反應是他當然有這種自由，我們不應該阻攔他。可是，我再站在全人類立場考慮，這便是個嚴重的課題了！」

「兩位！說老實話，我不大喜歡今天這種生活方式。但是我卻認為，這是人類從古到今所能得到的最理想際遇。不論如何，我不希望人類開倒車，回到過去那個時代！尤其不願見到大法王把我們也納入他的組織中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該我們歡迎你了，大法王在全世界設立了十多個基地，當然，如你所說的，把法王除掉可能不是個好主意。但若斬草不除根，恐怕遺禍無窮。」

楚平生說：「不過，大法王與黑道不能相提並論。黑道是社會問題，流毒會影響人民生計。而法王是政治課題，他的組織應該可以用理性化解。」

這時，千奇與百怪也找來了。大家寒暄後，千奇帶來了一個壞消息。

「對不起，我們有事耽擱，所以晚到了。文祥，你還記得人類自覺會的那幾位長老吧？」千奇說。

「記得，他們又怎麼了？」文祥說。

「他們已經侵入地殼②了，他們利用一種分子膨脹理論，正打算改變赤道的轉矩。」千奇說。

「那會怎樣？」文祥問。

「地球會亂轉一通，你玩過陀螺吧？如果陀螺不夠圓，就無法順暢地旋轉。」

「怎麼人們心狠手辣到了這個地步？」楚平生感慨萬分。

「我看這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」衣紅說。

「對！」百怪一拍大腳，說：「給你說對了，我的看法也一樣！人再狠，也不會把自己給坑掉！」

「我們動作要快，老大限我們二十四小時內回去！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你們如果要回去，我們也沒有辦法，只是這邊恐怕急不得！」

「急不得？」百怪問：「為什麼？龍潭虎穴也不過個把小時就夠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不只打算逮住大法王而已，我們要感化他！」

千奇不以為然：「姑娘！感化大法王？」

衣紅胸有成竹地說：「我已經感化了周不倒，不相信感化不了大法王！」

「感化了周不倒？」那三個人異口同聲，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千奇說：「當局說妳讓周不倒批准了清剿大法王的計劃，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了！如果我沒有聽錯，周不倒現在已經站在我們這邊了，是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沒錯！當然，是有條件的！」

百怪問：「什麼條件？」

衣紅說：「感化大法王！」

百怪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周不倒之所以聽話，是我當時利用法王耍了一點小手段。」

楚平生想了想，說：「衣紅小姐，聽妳這樣說，周不倒應該認識法王才是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事非常複雜，我不便多說。總之，我是先抓到了周不倒的小辮子，現在要找大法王的破綻。最好能先結識他的部下，再設法套些情報。」

千奇說：「妳打算在這裡耗多久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三兩天是少不了的。」

楚平生說：「我知道一個清真館，法王幾個親信常去那裡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們就從那邊下手吧，也到吃飯的時候了。」

那個清真館風格很獨特，外觀是清一色的嵌花磁磚，拜占庭式的廊柱，圓頂穹門，一派異國風情。裡面的工作人員，男性一律穿著寬大的白長袍，女性是短背心、燈籠褲，還戴了面紗，只露出兩隻迷人的大眼睛。

一進門要先脫鞋，人人赤足而行。內廳很大，約有畝許，潔淨異常。進食的客人都圍著寬大的矮桌，席地而坐。

客座分成四區，客人以漢人最多，其次是回民，還有少數黎人和一些歐美遊客。侍者將五人領到漢人區，楚平生指著有回人的地方，向侍者說：「我們想坐那邊。」

侍者禮貌地說：「先生，這是本店的規矩，你只能坐這邊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憑什麼決定？我們未必是漢人。」

侍者說：「我們是根據客人的服飾分類的。」

百怪說：「那簡單，我們衣服是帶來了，只是沒有穿上。」

侍者說：「只要有『小白』，我就可以帶你們過去。」

百怪立刻從身上掏出五頂白色小方帽，交給各人頂在頭上。侍者一見，態度立變，很客氣地說：「請原諒，這是東家訂的規矩。」

百怪說：「不怪！不怪！給我們上道地的清真席就好。」

大家就坐後，侍者先送上一盆水，楚平生忙說：「各位請，我就不客氣了！」說完便就著水洗起手來。四人依樣畫葫蘆，各各洗了手。侍者離去，楚平生才悄悄說：「這一區一定是他們自己人的座位，規矩相當多，我們只要學隔座的動作就是。」

百怪說：「老楚，難道你沒有來過？」

楚平生難為情的笑笑：「牛羊不合我的脾胃。」

這裡不作興點菜，桌上先擺得滿滿的，吃不完就堆著，吃完了再上，直到客人離席為止。席間到處有人歌舞，有穿著暴露的肚皮舞孃，也有隨興下海的食客。樂器不外琵琶、七弦琴、橫笛、響板、鼓和小手鼓，歌者舞者自由來往在走道上。

衣紅一見食物要用手拿，她寧願不吃。百怪本是老饕，尤其是烤全羊、羊雜串等，吃得也不亦樂乎，滿手滿臉都是羊油。

客人越來越多，衣紅嫌吵，楚平生說：「桌旁有音障開關。」

衣紅開了音障，發覺竟然無效。楚平生把侍者叫來，他答道：「請原諒，一般客人都是到這裡來找樂子，自然越熱鬧越好，音障從來沒用過。上次也是這樣，有幾個客人一定要隔音障，沒辦法，我們只修好了幾桌。」

衣紅靈機一動，用指語問衣娃道：「妳能控制這裡所有的音障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可以動用微波音訊網絡，但是妳得指定明確的方位。」

楚平生對侍者說：「我們現在就要，能不能現修呢？」

侍者面有難色，他看了看左前方，說：「那修好的幾桌也坐滿了，對不起。」

千奇個子高，隨著侍者的目光望去，看到還有一個空席。其他地方果然都是滿座，門口還有不少人等著進來。

千奇指著那空席說：「怎麼那裡還有空位？」

侍者說：「那是保留席位，被訂走了。是貝林航運公司的常客！人家連我們整個店都買得起。」

千奇又問：「他們會來嗎？」

侍者說：「當然，我們的菜色好，有時他們的老板都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管音障了，我們就聽聽音樂吧！」等待者離去後，衣紅問楚平生：「法王那些手下，你都認識嗎？」

楚平生搖搖頭說：「我只認識兩個親信。」

過了一會，原本空著的那席也坐滿了，衣紅指示了位置，叫衣娃把這一桌的聲音與外界隔斷，同時把那一桌的聲音引進來。

那桌客人顯然是法王一夥，他們一入坐便把音障打開。儘管如此，他們口風仍緊，談話中不露一點痕跡。

一個肚皮舞孃見他們吃得差不多了，便舞過去湊興。座中有個小伙子，口裡還嚼著一塊剛撈出來的羊兜子，望著那骨肉勻停的舞孃，樂得合不攏嘴。一個稍長的小鬍子打了他一下，說：「小心弄髒衣服，王妃會罵人的！」

「去你的！她也算王妃？」

衣紅耳尖，說：「就是他們！」又指指說話的兩個人，問楚平生：「你有沒有辦法弄點真情報給那個小鬍子，或者是那個嘴邊掛肉的年輕人？」

「什麼情報？」楚平生問。

「隨便，只要能取得他們的信任就好，明天再給假情報。」衣紅說。

楚平生會意，起身說：「應該沒問題，等我出去找幾個線民。」

百怪最會搞情報，他說：「這種事簡單，老楚！我跟你去！」他也站起來，與楚平生一同出去了。

衣紅是想弄假成真，讓大法王認定周不倒將不利於他，一怒之下，果真發佈暗殺令，這樣周不倒才會真正臣服。其次，讓大法王見識一下，當局已經開始轉變，說不定他會衡量情勢、偃旗息鼓。

千奇同意第一個步驟，但是不相信大法王會知難而退。

「為什麼？難道真有人追求失敗嗎？」衣紅不服氣。

「姑娘！妳相信妳能說服大法王吧？」

「當然，不然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「大法王這種敗而不亡的狠人，目標從來沒有動搖過！妳應該瞭解他才是！反正人已長生不老，十年不成，還有百年，百年不行，總有千年吧？」

